宋鑑 十八之九

光宗
寧宗

共二十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十八

宋紀

光宗皇帝

諱惇。孝宗第三子。年四十四而受禪。皇后李氏悍而妒。欲巫立子嘉王爲儲嗣。上皇怒而后怨之。乃造誣罔謂上皇有廢立意。致帝驚悸得疾。不過重華宮二年上皇不懌。亦不視疾。及崩。不能執喪。一日忽仆地。中外危懼。迎嘉王即位。退居壽康宮

在位五年　壽五十四

庚戌　紹熙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西遼）天禧二十三年○

（夏主乾祐二十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于重華宮〇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道學之譏。光祖入對言曰。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熙盛矣。不幸

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兇得志。絶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則去紹聖幾何哉。陛下即位之初。凡所以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

推忠言為沽名

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是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

王介對策

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夕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夏。四月。

以伯圭嗣秀王○秋七月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藺爲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王藺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金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元措總之子

行朱熹經界法

○知漳州朱熹請行經界法從之

辛亥 二年（金）明昌二年○（西遼）天禧二十四年○（夏）乾祐二十一年

春正月金尚書令徒單克寧卒克寧爲相二十年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身益

合祭天地而風雨變

勤。號稱賢相。○金太后徒單氏卒。○二月。行會元歷。判太史局劉孝榮造。○冬。十一月。安定郡王子彤卒。○辛未。有事于太廟。皇后殺貴妃黃氏。壬申。合祭天地于圜丘。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

投藥。萬有一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覓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以

后殺黃貴妃

帝感疾

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壬子 三年（金）明昌三年○（西遼）天禧二十五年○（夏）乾祐二十二年

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三月。帝疾瘳。始視朝于延和殿○以子濤為安定郡王○金命僧道拜父母親屬及

居喪。一遵典禮。○夏四月。以丘宻為四川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宻往。宻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五月。帝有疾不視朝。○六月。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冬十一月丙戌。

趙汝愚請帝朝壽皇

日南至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辛卯始朝初帝自有疾遂廢五日一朝重華宮之禮每有慶會亦往往稱傳壽皇之旨而免都人以為憂至是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監察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

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
皇后繼至。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癸丑 四年(金)明昌四年○(西遼)天禧二十六年○(夏)乾祐二十三年

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三月。帝朝重華宮○以葛邨為右丞相。胡晉臣知樞密院事。陳駪參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汝愚固辭。不許(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帝從壽皇聖帝幸聚景園○(金)以胥持國參知政事(持國以經童入仕。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即

賜陳亮及第

位。遂大用。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陰以秘術干之。於是與妃表裏擅政專權矣○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俊。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益力學著書。嘗圜視錢唐。慨然嘆曰。城可灌也（蓋以其地下於西湖故也）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唐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動。欲牓

朝堂以勵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覿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而歸。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

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益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

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留正乞罷相。不報。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不許按唐憲宗將用李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及召承璀還。先罷絳相。蓋二人不可並立也○太尉利州安撫使知興州吳挺卒。四川制

置使丘宓。命總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抑吳氏之權也○六月。留正待罪于城外。以召姜特立故也○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卒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温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縝密。人無知者。惜哉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復以內侍陳源為押班○八月。以吳曦帶御器械。曦。挺子也○金主釋奠于孔子

金主拜孔子

廟。北面再拜。○以孔文遠襲封衍聖公。文遠。玠之孫而摺之子也。○九月。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冬十一月。始朝。時帝制于皇后。久不朝重華宮。群臣上章。皆不從。嘉王府翊善黃裳上疏請誅內侍楊舜卿。臺諫張叔椿章穎上疏乞罷黜。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皆不報。○召留正赴都堂視事。詔姜特立還浙

東留正出城。凡百四十日○十二月。帝朝重華宮○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于昔矣○以朱熹知潭州。時使者自金還。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甲寅 五年（金明昌五年○（西遼）天禧二十七年○（夏）桓宗純佑天慶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朝于重華宮○壽皇聖帝有疾○葛邲罷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公論。惟恐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金）太上皇有疾

主命購求遺書○夏四月帝及皇后幸玉津園群臣請帝問疾于重華宮不從於是群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侍講黃裳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五月壽皇聖帝疾大漸群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陳傅良以帝不往

宰相引帝裾諫

乃繳上告勅出城待罪。戊辰。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

之不速耳。不聽。○初詔嘉王擴詣重華宮問疾。從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也。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六月。壽皇聖帝崩于重華宮。帝稱疾。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壽皇崩。年六十八。時帝既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趙汝愚議。請太后垂簾。嬖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

太皇太后代帝行丧禮

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陳桱按史臣曰孝宗聰明英毅。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為書。改

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世宗每戒群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兵革。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廟號孝宗。不亦宜乎

新安胡氏一桂曰 孝宗復讎一念。上通于天。惜乎君之志有餘。臣之忠不足。孝宗頗能矯高宗之志。而諸臣不

能脫秦檜之習。張浚一出。撓於史浩。再出撓於湯思退。而周葵。王之望。尹穡。洪遵。無非襲檜之為。一浚豈能勝百檜哉。雖然。孝宗恢復之志。雖不得遂。而隆興乾淳之治。則不可誣。曰。朕心一日行天下一兩遭。節用愛民。好學勤政。聽言好諫。重道崇儒。疏斥官官。嚴飭贓吏。帝王衆善。能兼有之。逸欲等事。無毫髮可指者。真宋室之賢

主。比之仁宗。無不及焉。獨惟末年。陳賈請禁僞學。唱道學之名以攻朱熹。使正邪混殽。貽禍滋蔓。深為可惜也

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〇秋。七月。留正請建太子。遂稱疾而逃。先是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丁未。正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

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辟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

太皇太后垂簾聽政

肩輿五鼓逃去○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以帝有疾。詔皇子嘉王擴成服。即皇帝位于重華宮。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壽仁太上皇后。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時將禪祭。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乃遣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必勝

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佐胄定計（佐胄。琦五世孫。而吳太后妹之子）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佐胄。適白汝愚。遂令佐胄因張宗尹以聞。太后不許。明日佐胄復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關禮見而問之。佐胄具述汝愚之意。禮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

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佺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佺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駿。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步

帥閻仲。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傳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以不出。翌日甲子。禪祭。王入。汝愚率同列奏事。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

趙汝愚請太后立嘉王為帝

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等再拜。皇子詣几

寧宗即位

筵殿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禫祭禮。汝愚即喪次。乞召還留正。詔建泰安宮以奉太上皇帝。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立崇國夫人韓氏為皇后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大赦○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以章頴為侍御史。黃艾為左司諫。黃裳為給事中。陳傅

良。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黃由為起居郎。沈有開為起居舍人。○復召留正為左丞相。○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為樞密使。○以陳騤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為武康軍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為汝州防禦使。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

葉適歎禍自此始

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國子司業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適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貶內侍楊舜卿

召朱熹爲侍講

林億年。陳源于外侍御史章穎論其離間之罪也○以張霆爲皇城司檢法舍人霆。字轟車。橫渠先生六世孫○八月。安定郡王子濤卒○召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初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爲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

天下第一等人

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善之。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龜年復言于留正。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至。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

嘉議葬地不宜信臺史言

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按朱子議狀云。以禮而言。則記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則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雖葬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群姓。而謂家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且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不足信也。時論者以帝居重華。未還大內。則

名體未正而疑議生。有旨脩葺東宮。為屋數百間。欲徙居之。熹言此必左右近習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時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內禪之說。熹言若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慊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宜俟太上入宮之後。變服色。負罪引慝。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且消散而歡洽矣。一日熹奏

朱熹言奉太上之意

事行宮便殿。其一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為之見於上。地變為之作於下。人情為之哀恫怫鬱而皆有離畔散亂之心。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

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變未盡銷。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群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猶有可諉者。諉女恚反。以言推托也。又累也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

朱熹言致温清之禮

已。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誠能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温清定省之禮。終始不越乎此。而天倫可正。大本可立矣。至於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之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

以至於一日而無不至焉。俯伏寢門。悠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其二言帝王之學。其三言湖南財計。其四言湖北徭人侵擾事。熹每有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帝亦開納。熹又言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親近儒學。數召大臣。切劘治道。又言自漢文短喪。歷代

言喪禮

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可為世法。今陛下以世嫡承大統。而乃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朝衣朝冠皆用大布之制。舉而復墜。臣竊痛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並為講讀官。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晚講官賜坐以講趙汝愚請增置故也。○以張詔

内批罷
留正

為興州諸軍都統制。而以吳曦為文臣帥。趙汝愚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請杜他日握兵之漸。故有是命也。○内批罷左丞相留正。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留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閤門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趙汝愚議欑宮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以趙汝愚為右丞相○九月。詔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嗣秀王伯圭朝饗太廟。此以孝宗喪也。○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以京鏜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黃裳

韓侂胄請內批除官

卒。裳簡易端純。隨事納忠。推賢樂善。篤於孝友。○冬十月。更泰安宮為壽康宮。○瑞慶節詔不受賀。以孝宗喪。從朱熹之言也。○韓侂胄請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帝皆從之。由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熹復數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音託胄之勞。

內批罷黃度

勿使預政。汝愚為人踈。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焉。○閏月。內批罷侍講朱熹。熹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四事。其一。畧曰。聞有旨脩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

朱熹諫脩東宮

成。早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臣恐不惟
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
時。不惟興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
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
忽見朝廷大興土木。脩造宮室。但以適
已自奉為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
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
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
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

諫朝太上皇定省之禮

弛。太皇太后。皇太后。晨昏之養。尤不可缺。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六軍萬民之心。必有扼腕而不平者矣。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畧曰。壽康定省之禮。邇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

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内禪之說若但一向如此則慈懼何時而已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三畧曰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

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隨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柰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

言殯宮宜言地

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四。畧曰。殯宮之卜。偏信臺史之言。而不復廣徇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夫以壽皇之豐功偉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豈不大咈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

朱熹疏入忤韓侂胄

保。切恐自今已往。不獲久侍清閑之燕矣。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戕冠闊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閒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帝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及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

朱熹罷

鄧馹。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上疏留熹。皆不報。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辯其故。帝不聽。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頗見嚴憚。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

呂氏中曰 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

人之姦易售也。昔哲宗初年。伊川先生入在講筵。未幾群吠紛紜。遂有西監之除。今寧宗新政。晦庵先生入侍經幄。未幾權倖媚嫉。遽有宮觀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擯道學之漸。自是而後。臺諫糾彈。一則曰僞學。二則曰僞黨。已醞釀於此時矣

趙汝愚請祧僖宣二廟。正太祖東嚮之位。詔從之（宋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

穆相對。而虛東嚮之位。王安石為政。建議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廟。與后稷疑無異也。熙寧八年夏。禘于太廟。以僖祖東向。自是無敢議者。南度後。董棻。王普。尤袤。俱請正太祖東向之位。未克行

朱熹諫祧僖宣廟

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欲祧僖宣。汝愚主此議。熹力爭曰。宋以僖祖為始祖。如周后稷。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王。皆百世不祧。但以太祖追帝僖祖之心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

之靈必有不忍而不敢當者且致書汝愚曰丞相以宗支入輔王室而無故毀撤祖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不報○十一月帝自重華宮還大內○以知閤門事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葬永阜陵○十二月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上疏論韓侂胄罪內批進侂胄官一秩龜年與郡由是侂胄愈橫○罷中書舍人陳傅

良○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罷起居舍人劉光祖。劉德秀論其留朱熹也○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彥逾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冑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益疑汝愚矣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十八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十九

宋紀 附金紀元紀

寧宗皇帝

諱擴。光宗子也。史稱謙恭仁儉。終始如一。然柔而不明。迹其行事。制於權臣之手。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遠。甚兵致寇。屏斥忠良。正學廢黜。姦邪得志。開禧三年而吳曦叛。嘉定以後。金人犯邊。無歲不被其擾。元主太祖起於北方。江南震懼。國勢漸危。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在位三十年　壽五十七

韓侂胄計罷趙汝愚

乙卯 慶元元年 金 明昌六年○西遼天禧二十八年○夏天慶二年 春正月。丁亥朔。蠲兩淮租稅〇以李沐爲右正言。二月。趙汝愚罷。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鐘。鐘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詔

宣押赴都堂治事。沐又論之。乞罷宣押。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制詞畧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恱。任忠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翊戴之勳。尚期啓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起居郎權直學士院鄭湜草也。湜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歸于侂胄矣○貶知福州趙汝愚提舉洞霄

李祥楊簡救趙汝愚得罪

宮。罷兵部侍郎章頴。知臨安府徐誼。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以書殿隆名。帥藩閫重鎮。乞令奉祠省咎。從之。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嫌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于社稷。精忠貫

安置呂祖儉

于天地。乃卒受黷黮音感反。黑也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頴誼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韓侂胄怒。有旨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不從。尋改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

太學生上書斥李冰得貶

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寘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于五百里外。宏中與周端朝。張衛。林仲麟。蔣傅。徐範等六人。伏闕上書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汝濟。當國家多難。汝愚

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
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
手。章頴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
即遣斥逐。令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
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
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
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伏願
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
李沐之回邪。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等。

以收士心。疏上。韓侂胄大怒。內批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編管五百里外。天下號為六君子焉○以李沐為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為右正言○五月癸酉命其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事于臨潢府以伐北鄙阻轐等部○詔戒百官朋比○六月。劉德秀乞考核真偽以辯邪正。從之。遂罷國子祭酒陳伸國子司業汪逵國子正陳武。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

袁燮。韓侂胄怒趙汝愚朱熹以其從游者皆知名士。欲盡去之而不可悉誣以罪。或謂之曰。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若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其言以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脩。乃僞情耳。復陰疏朱熹門下姓名授之。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矣。右正言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言。而行如市人

何澹攻正學

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核實。凡虛偽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元卿。燮。武。皆罷。陳伸汪達入劄子辯之。亦被斥罷○加韓侂胄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何澹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從之○冬十月。以子恭為安定郡王○十一月。安置提舉洞霄宮趙

汝愚于永州。汝愚行至衡州。暴卒。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由是何澹劾汝愚。落其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趙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李沐。胡紘。遂用之為罪云。徐誼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然者始衆。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胄之姦。是以侂胄怨之也詔責汝愚寧遠

趙汝愚至永州暴卒

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葉適亦奉祠。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鎡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遂暴卒。天下聞而冤之

四明陳氏桱曰　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如朱熹張栻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當孝宗崩光宗疾汝愚奮不顧身定大計于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新政其功可謂盛矣卒為侂胄所構斥死遐荒而宋之陵夷馴致于不可為惜哉

朱熹欲上封事不果

金夾谷清臣免以右丞相完顏襄行省事于臨潢○十二月以朱熹為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熹時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入諫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遯翁遂以疾

丐休致○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守貞剛直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傅經義。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援引善類以列朝廷。為胥持國所忌罷去

丙辰二年金承安元年○西夏天禧天慶三年春正月。以余端禮為左丞相。京鑾為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夏四月。余端禮罷○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思○金初行區種法○

五月賜禮部進士鄒應龍以下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歲葉羲昂倪思知貢舉劉德秀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録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矣○以張釜為尚左郎官○作華文閣藏孝宗御集○秋七月加韓侂胄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

○罷殿中侍御史黃黼。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罷。太皇太后聞之以語帝。乃詔臺諫給舍

黃黼罷

論奏毋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力爭以為不可。乃改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黼上言治道在

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蒲竟被罷而以姚愈代之○八月胡紘乞住進擬僞學之黨從之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而或者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黨次第用之望宣諭宰執應僞學之黨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矣○九月嗣濮王士歆卒○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以其

奪朱熹職名

胡紘以疏草授沈繼祖攻朱熹

嘗擊朱熹也○十二月罷祕閣脩撰致仕朱熹官寓處士蔡元定于道州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無不迎合其意以攻僞學為言然憚清議未有誦言攻熹者胡紘獨草疏將論之會改太常少卿不果及沈繼祖上疏追論程頤之罪侂胄薦為御史紘即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朱熹十罪且言熹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媚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

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與殘麤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褫熹職褫丑豸反奪也音斯者福也上聲爲是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絶僞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

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旣長。辯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絶頂。忍饑啖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尤袤。楊萬里交薦于朝。召之不

元定老友

蔡元定被貶怡然

起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會偽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

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忽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熹疏釋四書及

傳易詩。編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
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熹嘗曰。造
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
言而不厭也。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
新書。皆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西山先生卒

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西遼**天禧三十年○**夏**天慶四年）春
正月。鄭僑罷。○二月。詔僞學之黨。勿除
在內差遣。從大理司直邵褎然之言也
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

詔監司帥守勿用僞學人

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從之。○夏四月。以不祛爲嗣濮王。○閏六月。貶觀文殿大學士留正爲光祿卿。居之邵州。○秋八月。金尚書右丞胥持國有罪致仕。○九月。以劉三傑爲右正言。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勿用僞學之人。先是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韓侂胄大喜。即除爲右正言。而詔監司

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井結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進士。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為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高麗王皓以其弟晫權國事○金復以胥持國為參知政事○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十二月。籍僞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知縣

州王沇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闕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為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頴。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

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達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李杲。王厚之。孟浩。趙葦。白炎震。皇甫斌。危仲壬。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衛。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 尋擢沈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詔禁偽學

戊午 四年 金 承安三年○三十一年○ 夏 天慶五年 西遼 天禧 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三月。葬憲聖慈烈皇后吳氏○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賜玉帶以朝○詔嚴偽學之禁○以丁逢為軍器監。逢為四川都大茶馬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京鏜何澹時附韓侂胄專主偽學之事。深悅逢言。即薦為軍器監○秋。七月。葉翥罷。八月。

育宗子于宮中

趙師羼附韓侂胄

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是時帝子兖沖惠王埈卒。未有皇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遂詔育燕懿王德昭後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以趙師羼為工部侍郎。師羼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羼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

師羼媚侃胄

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侃胄。侃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羼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侃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羼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嗥音毫叢薄。視之乃師羼也。侃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其後師羼坐他事罷官諸生為詩誚之有曰曾學犬吠村莊之句即指此也

〇冬十月金造承

安寶貨時銀每錠以五十兩。其直百貫。至是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後浸雜以銅錫。乃罷〇金大賚北鄙將士授官者至萬一千人

己未 五年 金 承安四年〇西遼 天禧三十二年〇夏 天慶六年 春正月。奪紹熙從臣彭龜年曾三聘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及具列竇僚所言。凡七十

蔡璉誣告汝愚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草駁奏袖錄黃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問其人乃知京鐘劉德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官而擢

璉進義副尉○二月。放前起居舍人劉光祖于房州。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和附僞學。欺世罔上。遂落職○吏部侍郎胡紘免○三月金立王睹爲高麗國王○夏。五月。行統天歷○秋。七

月。吏部尚書劉德秀免○八月。帝始朝

帝始朝太上皇

太上皇帝于壽康宮○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冬。十二月。嗣濮王不祛卒○信。饒。江。撫。嚴。衢。台州。建昌。興國軍。及廣東諸州大水。賑之

庚申六年金承安五年○西遼天禧三十三年○夏天慶七年春。正月。戊子朔。己亥。皇子坦生○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為左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致仕○三月。前祕閣脩撰朱熹卒。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時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它師。過門

不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己未。寢疾。諸生惟葉賀孫。蔡沈九人在側。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此爲熹絕筆。甲子。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于正寢。年七十一。是

大風洪水之異

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犇訃。遠者爲位而哭。蔡沈主喪役。黃榦主喪禮。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于信上。欲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

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録家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稱計其最知名者

論熹得道統之正

曰黃幹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輔廣幹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黃幹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

朱熹門人

李燔處事不苟

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沒。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仕終朝奉郎。○李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而折衷之。諸生畏服。熹語人曰。燔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燔嘗

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

居家講道。學者宗之。仕終直華文閣。

張洽篤志

張洽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圖之說。無所不讀。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里沿

陳淳名播天下

革表行于世。仕終直寶章閣○陳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淳請受教。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要切語。及熹沒。淳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恬退自守。名播天下。多所著述。仕終安溪主簿○李方

李方子規矩果決

子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欹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耳○黃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輔廣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蔡沈。元定子也。著書傳○

安定郡王子恭卒○夏四月。以不豫音問爲嗣濮王○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太上皇后李氏崩○許及之以母喪去位○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

光宗崩

○八月。太上皇帝崩

陳桱按史臣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及即位之初。總攬綱。屏嬖倖。薄賦緩刑。有可觀者。及宮闈妬悍。閹寺交構。驚憂致疾。孝養遂怠。孝宗之業

呂祖泰上書請斬韓侂胄得竄

衰焉

京鏜卒○攢慈懿皇后于臨安府南山之脩吉寺○九月。婺州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牢城。時御史施康年。林采劾周必大首倡僞徒。私植黨與。帝將降詔貶必大為少保。祖泰聞之而憤。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

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謂侂胄爲童子時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而得節鉞筠以皇后親屬而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

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佞胄。師旦。
周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
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
測。書出。中外大駭。佞胄怒。遂貶連州。尋
配欽州祖泰。夷簡五世孫也。性疏達尚誼。論事無所忌諱○命
謝深甫朝獻景靈宮。嗣濮王不舉朝饗
太廟○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
月。以與愿為福州觀察使更名曮○皇
后韓氏崩○十二月。葬永崇陵○攢恭

貶周必大

淑皇后于臨安府之廣教僧寺○加殿前副都指揮使吳曦太尉

辛酉 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西遼天禧三十四年○夏天慶八年○是歲西遼亡 春二月貶少傅致仕周必大為少保從施康年言也○三月臨安大火 四日乃滅 ○秋七月何澹罷○大旱○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曦以賄賂宰輔規求還蜀陳自強為之言

于韓侂胄。許之。議至興州。因諧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于曦異志遂成矣○八月張釜罷○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張巖附侂胄以巖道學之禁。自小官不四年至政府○程松詔侂胄尤甚。自知錢唐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胄。名之曰。松壽。侂胄曰。柰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遂同知樞密

西遼滅之西遼主直魯古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為太上皇。朝夕問起居。直魯古尋死。遼祀始絕○乃蠻襲

追復趙汝愚官

士戌 二年 金泰和二年 夏天慶九年 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二月。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僞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鐘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鐘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為已甚。侂胄

追復朱熹官

然之。遂復汝愚官。而僞黨之禁寖解。貶斥者漸還故職矣○禁私史○夏。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以子覬爲安定郡王○八月。以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作寶謨閣藏光宗御集也○九月。太師嗣秀王伯圭卒○冬。十月。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爲皇后○加韓侂胄太

師○閏月。封福州觀察使曮爲衛國公

癸亥 三年 金泰和三年 夏天慶十年 春。正月。謝深甫罷○張巖罷○帝臨太學○以袁說友參知政事。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五月。以陳自強爲右丞相○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命殿前司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九月。袁說友罷○冬。十月。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

密院事○金貶奉御阿魯帶為彰德府判官金主自即位。為北鄙阻鞨部所擾。無歲不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藏空匱。國勢日弱。懼宋人乘其隙。乃命聚糧增戍於東南境上。且禁襄陽榷場。宋人聞之。乃嚴設守禦。韓侂胄遂有北伐之謀。市馬厲兵。習戰造艦。阿魯帶使還。言於金主以為師期有日。金主以其生事。笞五十而貶之○十一月。安定郡王子覿卒

甲子 金泰和四年○夏天慶十一年 春。正月。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時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

韓侂胄建恢復之議

議遂起。既而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高麗王晫卒。子祎立○二月金命州郡無學者。並建置之○三月。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夏四月。許及之罷○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秋八月

張孝伯罷○冬。十月。以張巖參知政事○十一月。以伯栩為安定郡王○十二月。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兼同知國用事

乙丑 開禧元年 金 泰和五年 夏 天慶十二年 ○ 春。三月。費士寅罷○師入鞏州。來遠鎮唐州。得諜者言宋屯兵鄂岳。將謀北伐 金 主命樞密院移文于宋。依舊約。撤新兵。毋縱入境○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

葉岳上書諫用兵

德秀簽書樞密院事○以李奕為鎮江都統。皇甫斌為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啓釁。竄岳于建寧府○五月。詔以衛國公曮為皇子。進封榮王○金以僕散揆為宣撫使。會兵于河南金主聞宋將見伐。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衂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畔盟。完顏匡獨曰。彼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金主然之。乃命僕散揆會兵以備宋○戚拱復漣水縣

六月金人復取之○以程松為四川制

置使○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重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蘇師旦爲安遠軍節度使領閤門事○以韓侂胄兼國用使○八月金罷河南宣撫使司僕散揆王汴移文責宋敗盟宋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遂弛備以其言白于金主遂罷宣撫司○以郭倪爲鎮江都統兼知揚州○九月劉德秀罷○陳景俊如金韓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景俊往賀正旦○以

丘崈諫北伐

丘崈為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初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大旱○師襲比陽殺金阿里根撒覩○師焚黃澗獲金高顯○冬十二月金趙之傑來賀正旦

丙寅 二年 金泰和六年○夏襄宗安全應天元年○元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元年 春正月。師入撒牟谷。獲金掏剌○三月。以陳伸為京湖宣撫使。伸遂致仕 以上書諫北伐故也○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為副使○陳景俊還自金 金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群臣以渝盟為言。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 金更定比保法 以五家為隣。五

追奪秦檜贈謚

隣為保以相檢察。城郭則置坊正。村社則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稅。勸課農桑。又設主首以佐里正○錢象祖罷○夏。四月。以薛叔似為湖北京西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兼副使。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下納粟補官之令○遣衛卒戍淮東○追奪秦檜贈謚。論檜主和誤國之罪。奪王爵。降封衛國公。改謚繆醜○復泗州。及

新息褒信。潁上。虹縣〇金復命其平章政事僕散揆領行省事。會兵于汴〇吳曦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蜀王〇五月。王大節帥師復蔡州。不克而潰〇以伐金詔四方。及告于天地廟社其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讎。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迹其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

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璧之詞也〇金以僕散揆。完顏匡。為左右副元帥〇李奕帥師圍壽州〇郭倬李汝翼田俊邁會師圍宿州。敗績。金人執俊邁〇皇甫斌敗績于唐州〇秦世輔之師潰于城固縣〇詔以太祖十世孫均為沂靖惠王拊嗣。拊。孝宗孫。而魏惠憲王愷之子也。均之父。曰希瞿〇六月。李奕敗績于壽州〇鄧友龍免。以丘宗為兩淮宣撫使〇田琳復壽春府〇秋。七

月。蘇師旦有罪。韶州安置。韓侂胄聞師屢敗。始覺為蘇師旦所誤。遂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安置。○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璧參知政事。○夏。李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立（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友子也。純佑未幾死）○戚春敗績于邳州。○九月。金蒲察貞取和尚原。○冬。十月。金人分道來侵。紇石烈執中圍楚州。○十一月。詔郭杲帥師次于眞州。以援兩淮。○以立宗祭書

金人渡淮

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或勸宗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宗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完顏匡入光化棗陽襄陽軍隨州。金僕散揆渡淮入安豐軍。遂圍和州（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潛師渡之）屯于芍梁河。以控眞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以陳謙為湖北京

西宣撫副使○金紇石烈子仁入滁州○金完顏匡圍德安府○金蒲察貞入西和州。十二月。入成州○金紇石烈子仁入眞州。自是淮西縣鎮皆没于金○吳曦焚河池。退保青野原○金紇石烈子仁侵六合。郭倪遣師救之。戰于胥浦橋敗績。倪棄揚州走○金完顏充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丘宻遣使如金師議和金僕散揆從之。遂還師。下蔡和州

金封吳曦為蜀王

圍解○金立吳曦為蜀國王。曦密受之。翌日召幙屬諭意。言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薛叔似陳謙免。以吳獵為湖北京西路宣撫使。知江陵府○程松自興元遯歸。以曦叛故也

元太祖即位于斡難河

元太祖

姓奇渥温氏。諱鐵木眞。生而手握凝血如赤石。及長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域。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八。〇按元本蒙古部人。未有國號。至世祖之時。始稱其國號曰元。今自此以後。更不著蒙古號。而並以元稱之。庶使讀者有所歸一云

元主鐵木眞即位于斡難河。建九斿白旗。群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斿。力求反。旌旗之屬。天子十二。諸侯九。大夫七。士五。今用九斿未全用天子之禮也元之先有孛端义兒者。母曰阿蘭。寡居北漠。

屢有光明照其腹。一乳三子。長曰孛完合答吉。次曰孛合撒赤。季曰孛端乂兒（一作孛敦察兒。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毋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其後遂世為蒙古部長）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為部。曰合答吉。曰散肘。曰吉押。又謂之扎即剌氏。居于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達旦。至也速該孛端察兒之九世孫也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

諸部來降

木眞還次于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元主。也速該因以鐵木眞名之。志武功也。也速該卒後謚曰烈祖神元皇帝元主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部。泰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元主與其母月倫太后。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于答闌班朱思之野。泰赤烏等敗去。元主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眞衣人以巳衣乘人以巳馬。眞

吾主也。因悉歸之。泰赤烏部遂微。元主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乃蠻部長大陽可汗心忌元主能。謂達達部主阿剌忽思曰。近聞東西有稱王者。日月在天了然可知。世豈有二主哉。君能益吾右翼。奪其孤矣乎。阿剌忽思以其言來告。元主會群臣議伐乃蠻。皆以方春馬瘦。宜俟秋高為言。斡赤斤太祖弟也曰。事所當為。斷之在早。何可以馬瘦為辭。別里

元太祖伐乃蠻部

古台亦曰。乃蠻欲奪我孤矢是小我也。彼恃其國大而言誇。我乘其不備而攻之。功當可成也。元主悅。遂伐乃蠻。太陽可汗合諸部兵來戰。勢頗盛。元主以哈撒兒主中軍。大戰至晡。太陽可汗敗死。諸部悉潰夜走。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悉降。泰和五年。遂攻西夏。拔力吉里寨及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而即位焉。先是

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元主之貢。允濟竒元主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元主聞而憾之○元滅乃蠻。執盃祿可汗以歸

丘崈罷

丁卯三年金泰和七年○夏應天二年○元太祖二年春正月。丘崈罷。詔張巖督視江淮軍馬○金僕散揆退師。朝廷遂不復慮。崈上疏乞移書金師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旣指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

吳曦僭位于蜀

劉崇之議舉兵誅曦

怒罷密奉祠○以陳自強兼樞密使○吳曦反。稱蜀王于興州。改元。下黃榜於四路（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權行都省事。丙稱疾不出。權大安軍楊震仲以不受偽命。飲藥而死。利州路轉運判官陳咸不受偽命。自髡其髮。四川總領劉崇之不受偽命。曦怒。命徐景望為四川都轉運。入利州。逐崇之。崇之遂趍成都。與安撫楊輔議舉兵誅曦

○金僕散揆有疾。命左丞相完顏宗浩兼都元帥行省事于汴以代之○二月。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以輔知遂寧府。輔遂棄成都如遂寧○以知建康府葉適為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其法度焉○金平

章政事儻散揆卒于下蔡。揆為政多惠人樂為用。號名將相〇四川轉運安丙誅吳曦。傳首餉安。先是監四川總領所吳曦伏誅

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賊。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囑夢錫以書致巨源。且召之。巨源至。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

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乃與巨源及劉崇之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畧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旦。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

安丙劉崇之李好義等謀誅曦

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于楊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曦僭立凡四十一日。先是韓侂胄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殺曦當不次推

賞書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焉○方信孺如金師○三月安丙使劉昌國復階州李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知成都府安丙為副使知沔州即興州以吳曦反故更名許奕為四

安丙復階鳳等州

川宣諭使○治程松棄蜀罪。澧州安置。誅受偽命人徐景望。以其逐劉崇之故也○金以完顏匡為左副元帥○夏四月。以陳侗為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侗。伸弟也○金以紇石烈子仁為右副元帥○召楊輔還。以吳獵為四川制置使○以錢象祖參知政事○金人復入大散關○太皇太后謝氏崩○五月。李好義襲秦州。圍皂角堡金术虎高琪來戰。

好義敗績○六月。林拱辰如金通謝也○初吳曦誅。獎諭

安丙殺楊巨源

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寖使與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士聞者莫不流涕○大旱。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秋。七月。以不傷為嗣濮王○九月金左丞相兼都元帥完顏宗浩卒于汴

○貶國信所參謀官方信孺于臨江軍。初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要以五事。曰。稱臣。割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止信孺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及還。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

韓侂胄伏誅

歲幣三索歸正人四搞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人皆惜之○葬成肅皇后○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張巖免○王枘如金師（枘倫之孫）○元取夏斡羅垓城○冬十二月史彌遠殺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自兵興

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佺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佺胄莫敢言者。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佺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佺胄（初韓后崩。楊氏時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中宮未知所屬。韓佺胄以楊氏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攉術。而曹氏柔順。勸帝立之。不聽。竟立為后。后由是怨佺胄）因使皇子榮王具疏。言佺胄再啓兵端。

史彌遠謀殺韓侂胄

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恐事泄。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群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見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璧。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

門。象祖欲奏審。璧謂事留恐泄。乃已。彌遠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夏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復命于彌遠及象祖。二人乃入宮以誅侂胄事上聞。帝未之信。三日猶以為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其罪。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為

論侂胄僭侈

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為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有度限。顏棫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羼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當之不辭。其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

陳自強免

人。號四夫人。每內宴則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畏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奢極矣。○陳自強有罪免。時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明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遣使誅蘇師旦于韶州。○治韓侂胄黨與。安置鄧友龍等于嶺南。貶李壁。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等官秩有

差鄧友龍脩州。郭倪梅州。郭僎連州。並除名安置〇以衛涇簽書樞密院事〇立榮王曦爲皇太子。更名幬。赦〇十二月。以丘密爲江淮制置大使。知建康府〇罷山東京東京西路招撫司〇以錢象祖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〇金翰林直學士陳大任進所脩遼史〇金戶部

籍今年境內民數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

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此金版籍之極盛也

戊辰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夏應天三年○元太祖皇帝三年）春。正月。王柟還自汴（持金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安定郡王伯栩卒○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許奕如金師○二月。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三月。復秦檜爵謚○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金（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金人）人○臨安府大火○夏。四月。安置陳自強于雷州○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

濠州。先是王柟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竿二首并懸二人畫像于通衢。俾百姓縱觀。然後漆而藏于軍器庫。遂命罷兵○衛涇罷○鄒應龍如〔金〕賀生辰○林大中卒○以史彌遠兼參知政事○秋。七月。召丘崈同知樞密院事。未至而卒。崈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八月。以婁

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樓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攽初為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攽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柰何。遂斥外。及入樞府。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許奕及金完顏侃來○九月。及金平完顏侃既入見。乃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以伯祝為安定郡王○十一月。史彌遠以母喪去位○

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永濟。小字興勝。世宗第七子也。金主感嗽疾甚篤。念已無子而諸叔兄弟多在。以永濟柔弱無智能。遂傳位焉。

史臣贊曰。金章宗承世宗治平之後。正禮樂。脩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可觀。然婢寵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傳授非人。向之所謂維持鞏固於久遠者。徒為文具而不得為後世子孫一日之用。金源氏從此衰矣。昔楊雄氏有云。秦之有司。負秦之法

贈趙汝愚官

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蓋有以夫

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十二月錢象祖罷○元滅蔑里乞部○斡亦剌部降于元

己巳 二年 金衛紹王永濟大安元年○夏應天四年○元太祖皇帝四年 春正月詔內外條陳節用事○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畏吾兒國降于元

畏吾兒。唐之高昌也○夏四月金主永濟殺章宗元妃李氏先是元妃李氏。與完顏匡。定策立永濟。而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竪稱胎形已失。范氏頗削髮為尼。金主乃以章宗內人范氏。指其遺腹詔中外。而殺李氏及賈氏○五月。起復史彌遠為右丞相○元主入夏靈州。夏主安全降。獻女為好。夏自是益衰○秋八月。以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罷宣撫司○詔皇太子

贈朱熹官誥曰文

贈蔡元定官

更名詢○冬十二月賜煥章閣待制朱熹誥曰文從考功郎官劉彌正之議也

○元侵金

庚午 三年 金大安二年○夏皇建元年○元太祖皇帝五年 春正月詔戒監司守令○夏五月贈朱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贈處士蔡元定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

玷。杜門著書。初無預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贈尚其享哉〇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〇金主立其子胙王從恪為太子〇秋八月夏人寇金葭州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為元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〇冬十二月。婁機

罷○金禁傳說邊事。先是金主嗣位。有詔至元元主問金使曰新君為誰。曰。衛王也。元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策馬去金主聞之益怒。欲俟元主再入貢而害之元主知之。遂與金絕。元主怨金主之嘗欲害己也。數以兵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國人皇皇。遂禁百姓不得傳說邊事○元侵金桓昌撫州○

元太祖侵金西北

趙師睪罷。時有武學生犯事。師睪撻之。逐出國門。諸生訴之。遂罷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十九

十
宋